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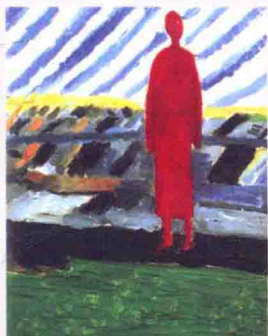
忧伤的美意

Distressful

黄礼孩艺术随笔

and
Exquisite Intentions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忧伤的美意

Distressful

黄礼孩艺术随笔 and
Exquisite Intention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忧伤的美意 / 黄礼孩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80-2720-1

I. ①忧…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114 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责任编辑 陈 政

助理编辑 王 军 袁 浩

封面设计 梅家强  先锋设计

版式设计 黄秀花 周 薇

忧伤的美意

黄礼孩 著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

邮 编: 330025

电 话: 0791-86566329

网 址: www.jxfinearts.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7

ISBN 978-7-5480-2720-1

定 价: 38.00 元

赣版权登字-06-2014-0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看得见风景的午夜

剩下的还有热爱、歌颂与死亡	002
梨树之下，光阴流转	005
那忧伤在内心盛开着	008
在生活的破碎之处，杏花盛开	011
在罗马遇见“蒙德里安”	014
忧郁和神秘游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18
他的艺术女神是……拉长的部分	021
一如往昔的爱	024
融合了光与暗的永恒钻石	027
世上没有第二个欧姬芙	030
从小色点出发，想象或记忆重临现场	034
农民的舞蹈，农民的生活	037
蓝色天际上的舞星	040
艺术是什么的提问者	043
只属于马蒂斯的“舞蹈”	047
生命的姿态像芭蕾一样饱满	051
穿越肉体的光辉	053
画家与舞女	056
绘画里的剧场生活	063

雷诺阿邀你共舞	068
白日梦一般游荡的舞蹈	071
那些美远比我们的想象硕大	074
奈良美智：与童年的自己保持对话	079
贫穷而听听风声总是好的	083
除了田野，我没看见别的	087
我们都是站在桥上尖叫的人	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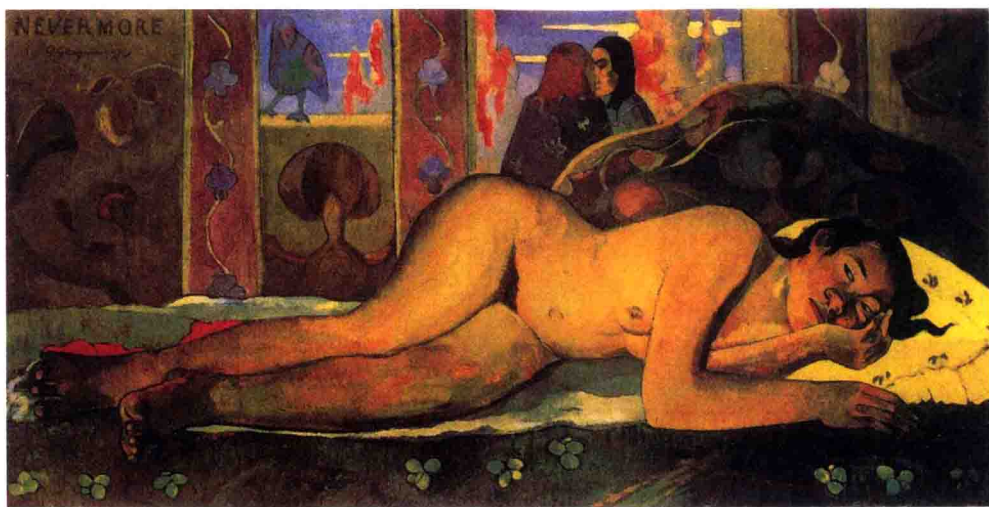
黑暗中的蝴蝶

自然的一面肖像	098
热忱的色彩是自然诗意的邀请	102
荔枝熟了：奔涌的梦想	105
宣纸上的人物传记	108
罗寒蕾：风中的紫云英	111
从水墨里起飞	117
时代的困境和面相	124
绘画中私人化的江南	127
发现材料的体温	131
那些适宜沉思的画面	135
时间深处的灰烬	139
静谧和忧伤的个人印记	142
把芭蕾“舞”到画布上的画家	148
午后的时光在水墨里弥漫	151

朝向一个冷酷的梦境漫游	156
一只猫在寂静中的独舞	161
谜一样的画面	164
隐匿在绘画中的神秘世界	168
他唤醒翡翠新的样子	171
那些美，在对话之时回响不止	180
“以诗入书”的穿越	186
木刻抵达的纹理和气息	190
黑白之间：这一舞的风情	193
身体内的灯盏照着的油画和诗歌	197
童话是绘画中的机遇	202
纷然的人间草木呼吸	206
从感伤中挣脱出来的绘画	210
文学触角带来的世相人生	214
抵达内心的自然生活	219
看黄永玉画画	223
从黑暗中找到灵魂的出口	229
炙热的风	233
姚风的别样才情	237
在自然的心灵上涌现真诚和希望	241
炙热的寂寞之歌	245
朝向一个未知的境地	250
杨洋：像巫师一样窥见命运的面影	255
用媚俗对抗媚俗	260

Distressful and Exquisite Intentions + 看得见风景的午夜

002 | 剩下的还有热爱、歌颂与死亡



高更 《永远不再》（1897 年）

1883年，已是35岁的高更为自己内心的渴望所鼓舞，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辞去交易所股票经纪人的职务，去当职业画家。从此，他过上了疯狂的永劫不复的生活，但在塔希提岛明朗的阳光下，他生命一如土著人的舞蹈和歌唱，找到一切人类感知的活力和原动力。他的作品中跃动着质朴、神秘和原始，那是令人心悸的心路历程和过目难忘的愉悦。人的神秘性很少显山露水，在大溪地高更借助绘画摆脱现代文明的束缚，让外在世界的现实和内在世界的梦幻进行融合，觅得精神的原乡。他震撼人心的神秘美感因之流传开来。

高更认为艺术是一种抽象，应该用抽象的方式表达，表现为“主观化了的客观”。客体的幻想是心灵的一种外现，他的《布道后的幻象》轻易把观众引入似真非真的梦幻中。这幻象是高更的，也是画中虔诚的信徒信心深处浮现出来的。高更自称为“野蛮人”，在他看来，野蛮人比文明世界的人强多了，他们经受种种折磨仍然在严刑下微笑，在阳光中自由歌唱，从未被真正征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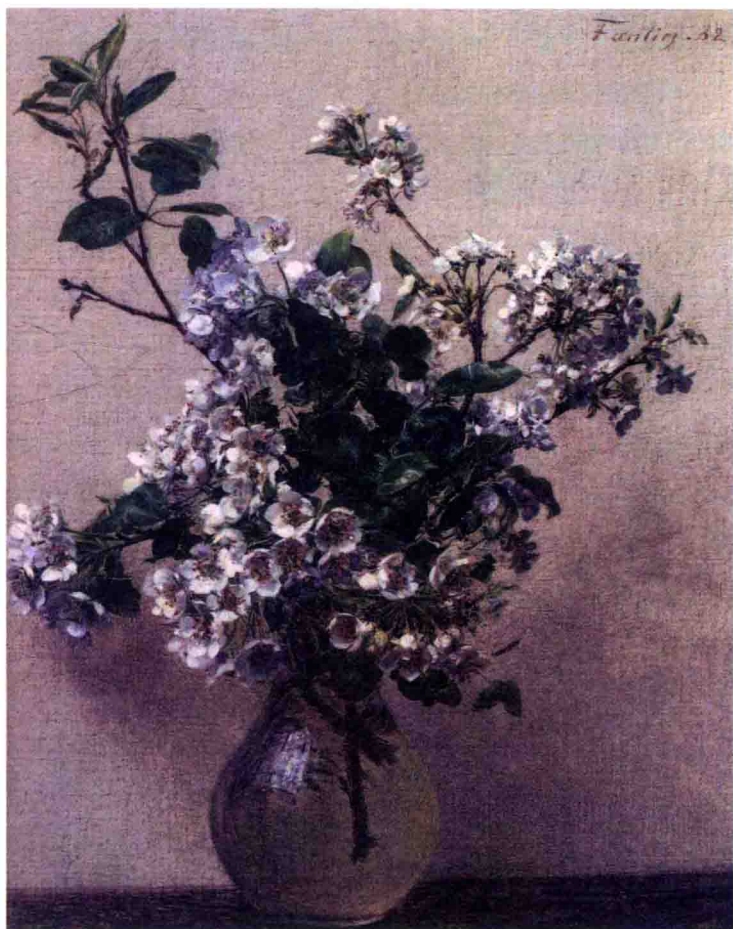
高更的《永远不再》是一幅触及心中悲怆意绪的画作。它隐藏着多种气息，是原初的书写，是本能的流露，是宿命的暗示。夏日，一个大溪地的女子，她躺在床上，听着门外的两个人窃窃私语，一只邪恶的鸟注视着她。女子的眼神流露出一易觉察的表情，她是痛苦是忧伤是寂灭，又是不祥的预言。大溪地的女子，强烈的阳光把她的皮肤晒成棕色。她的裸体是野蛮，是南国阳光下涌动的欲望，也是原始的奢华，但此时，野性之光在她的身上渐渐退去，就像眼神里闪过的一丝恐惧。黯淡床单上的碎花及墙壁上的花纹都是冷的色调，它和枕头呈现出的明亮橙色、女子身下被子边上蓝白的光一起构成鲜明的色彩对比。画作由此弥漫一种抽象的迷离，它

是梦想与现实、物质与思想、心灵与肉体、乌托邦与世俗界、死与生的交织。

创作《永远不再》时，高更正在病中，此画是他寂灭、痛苦、绝望的隐喻。大溪地燃烧的爱仿佛永不再来，生命之火也行将逝去。它是追忆，是惋惜，是悲怆，是渴望，也有看不见的微笑。高更的作品洋溢着东方的色彩、感官的生命律动和原始的情调，但其底色是孤独、忧郁和哀伤，《永远不再》暗合了高更此时此刻的心境。

高更，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艺术家的这位试图返回人类自由土地的梦想者，当大溪地芬芳之气渐薄，当生命充满倦怠，当马贵斯群岛变得遥远，他野蛮的天性并没有消失，他剩下的还有热爱、歌颂与死亡。

梨树之下，光阴流转 | 005



亨利·方丹·拉图尔 《梨花》（1882年）

每一次看法国画家拉图尔的《梨花》，我都会看到花束之间隐藏着一种宁静和喜悦，甚至嗅到其间弥漫过来的清新而寂寞的气息。我喜欢那绿叶之间的花瓣，它似乎是白色天使的翅膀，风吹来时它就产生起飞的欲望。所有的花朵都有翅膀，而我没有，只是在出神之时才感到背上的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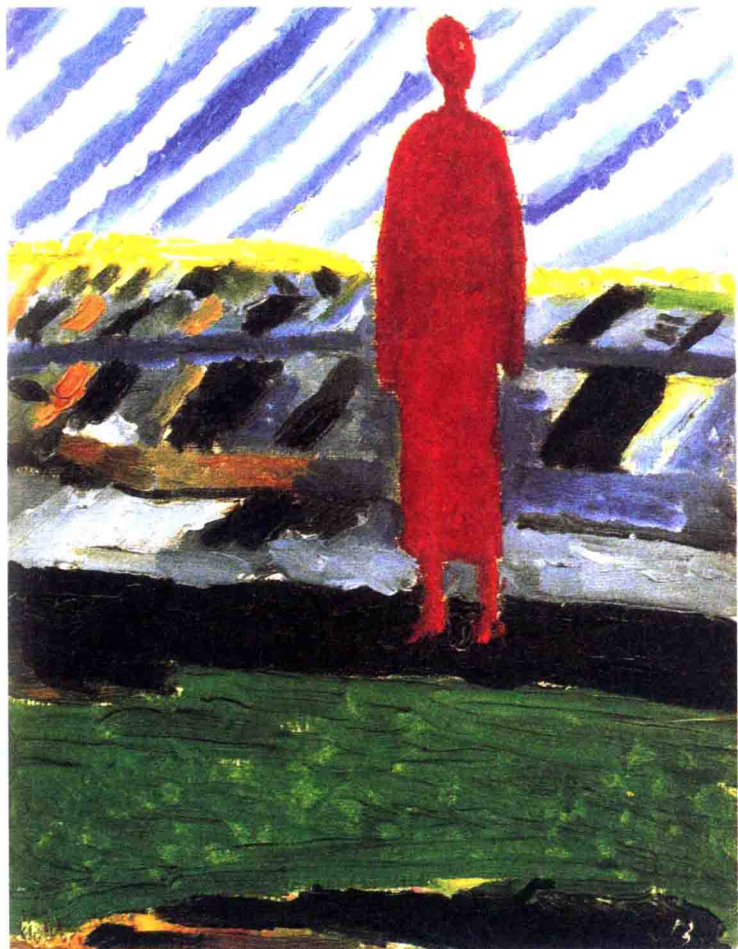
很多画家都画过瓶中的花束，拉图尔画梨花，在我看来是因为他无法把野外的风光带回家，他剪下一束梨花抱回来，随手画下的梨花竟然与野外的一样成为有汁液的生灵。“美只有在与平等以及善良相结合的时候才有意义”，我想这是拉图尔触摸到梨花芬芳的情意之源，他的笔触因之解开某种束缚，拥有一种亲切的倾诉。1863年生于法国的画家亨利·方丹·拉图尔，是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过渡性人物，他喜欢画静物，少在室外写生。1850年，他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学绘画；1853年，他在卢浮宫临摹意大利画家提香的画作，《梨花》这幅作品就摇晃着提香的影子：笔触奔放，在对花瓣和叶子做轮廓式的描绘之中呈现梨花的面影，整幅画给人带来恬然的柔和，花与潜在的晴朗、情感与大地上的歌声、岁月与生命中释放的梦想一起作用到梨花身上来，仿佛新的信仰光临了春天的河谷，带来生命深深的爱恋，带来时光的微笑。

优秀的艺术有时存在幻象的蔓延。拉图尔的《梨花》开在四月和五月的边缘，它易于让人迷失在它过于白色的浪漫里。在我的记忆里曾与梨花有过美妙的相遇。2006年4月将尽的日子，桔子带我去北京郊外的雾灵山春游。那个时节的雾灵山，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还存有尚未消失的冰块，但小松鼠在树枝间跳跃的身影让我们看到大自然小小的肖像。雾灵山，在半梦半醒之间，梦的门在旋转，穿越这梦之门的是对远方的渴望。小径蔓

延，桔子和我向深处走去。所有的旅途中，唯有爱情充当的向导才是美妙的。在拐弯的地方，我不知为何徒然地拉着桔子的手奔跑起来。就在视线转移的地方，我看到一棵开满了花的梨树也向着我们奔跑。从来没有见过白得如此惊诧的梨花，它也许过于纷繁，就好像银子浸润在月光之中：一种美与另一种美是如此的贴近。在梨树之下，我闭起眼，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直到梨花的白像雪一样在遥远的地方弥漫在蔚蓝的空气里。梨花带露如少女，梨树下的桔子，她的美流转在一片白色的光芒之中，回应着蓝天深渊处的云朵。人一直走在寻找光的旅途中，这一树梨花是我旅途上遇见的光，为爱恋的季节所珍藏。

而拉图尔的《梨花》是一朵火焰，它的光是由内往外散发的，不热烈，却映照了自然美的本身。有一种美是相互渗透的，有一种感念是可以穿越的，当《梨花》穿越漫长的岁月，往日的情怀又重现，那花纹里暗藏的时光又在涌现。

008 | 那忧伤在内心盛开着



卡兹米尔·马列维奇 《红色人像》(1928 年)

天空飘着条纹的云朵，脚下是黑色的土地，绿地却起伏如河流，而身后是栏杆筑起来的田园……这一切构成了芬芳的大地，但此地没有奇迹的面孔出现，有的是深陷原野中不可名状的孤独。美景之美在于忧伤，卡兹米尔·马列维奇的《红色人像》以自然界呈现的异象来衬托人的孤独感。它是旅途，是虚无，是压迫，是放逐，是不知所终的梦境；它呈现了人某种存在的状态，并伴随着一丝看不见的恐惧和寂灭。

1878年，马列维奇生于基辅，童年在乌克兰度过，1904年进莫斯科学习绘画、雕塑、建筑。在绘画上，他尝试了后印象主义和野兽主义风格的画法，后来又转向立体主义，画面形象几何化，色彩鲜明，对比强烈。马列维奇在艺术上奉行的是立体主义，但在他去世的前几年，他画了一幅与立体主义相去甚远的《红色人像》。那时的马列维奇已成为专制主义压制和迫害的目标，他还坐了一段时间的牢。这幅画画的正是他个人的遭遇：假象世界中燃烧的灵魂，苦难世界中悲剧的身影。这样一个没有面目的人，他是没有返回的陌生人，也是沉思的你我。

忧伤是一个幽灵，它徘徊在画家心灵的天空，行走在画布上，伺机光顾那些痛苦的灵魂。天空中条形的云朵仿佛写满密码的句子，而红衣人身后建筑一般的符号又好像是难以跨越的阻拦，这些与孤立的红衣人合二为一地给人带来痛苦的田园印象。记得蒙克的油画《忧郁》与马列维奇的《红色人像》有着相同的味道：暮色四合，远处的教堂的塔尖若隐若现，桥上的人身份不明，深陷于黄昏的忧伤之中。这样的时刻更像法国作家福楼拜遭遇的没有指望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在穿越一份没有尽头的孤独，却不

知道要往何处去，我既是沙漠，同时也是旅人和骆驼。”痛苦是作家和艺术家获得真理的一种付出。虽然没有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但对命运和人生困境的感受，同样可以从作品中嗅到忧伤或绝望的气息。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忧伤和孤独，就像本雅明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痛苦，我们未必去成为他们，但因为对画家反抗精神的敬仰，在绘画视觉上做感性的探索时，反而与艺术家有了内在的呼应。倘若如此，那些画面就孤独地在内心盛开着，如天空与大地之间的镜像，一个人的孤独为历史所映照，也为生活所遗忘。

在生活的破碎之处，杏花盛开 | 011



梵高 《盛开的杏花》 (1890 年)